

国王的
The King's Fifth
五分之一

(美) 斯科特·奥德尔 著
侯杰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国王的 The King's Fifth 五分之一

(美) 斯科特·奥德尔 著
侯杰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国王的五分之一 / (美) 斯科特·奥德尔著 ; 侯杰译. —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5306-7536-6

I. ①国… II. ①斯… ②侯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632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18-230

THE KING'S FIFTH by Scott O'Dell
Copyright © 1966 by Scott O'Dell
Copyright © renewed 1994 by Elizabeth Hall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国王的五分之一

(美) 斯科特·奥德尔 著

侯杰 译

出版人 张纪欣

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

电话传真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郑爽

特邀编辑 杜益萍 许雅楠

装帧设计 李照祥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8.5

字数 135千

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06-7536-6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

1541年9月23日

新西班牙^①，维拉克鲁斯，圣胡安·德乌卢阿城堡

夜幕下的海面一片漆黑，我的牢房里烛光昏黄。狱卒走时留下六根粗蜡烛和一碗漂浮在黄油里的鹰嘴豆。

我是幸运的。至少狱卒在关上铁门、留下我一个人在牢里时是这么认为的。

他站在门口，压低嗓音说：“一碗鹰嘴豆、一块羊肉，再加上乌贝达城的上乘黄油，谁听说过大牢里能吃上这么丰盛的饭菜？哦！还有从小教堂偷来的蜡烛，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可是要坐牢的，说不定比你还惨呢！”

他顿了顿，拿手比了个砍头的动作。“要是有一天你回到七城，可要记得我为你做的这些事。就算回不去，你

^①旧地区名。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总督辖区之一。于1521年设立。其范围包括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、墨西哥、巴拿马以北的中美洲、西印度群岛的西属殖民地。行政中心墨西哥城。1821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，辖区解体。

也不能忘了。埃斯特班·德·桑多瓦尔，要知道，我可是在为你玩命啊。”

说完，他朝我欠了欠身子，影子充斥了整个牢房。

“我这儿有几个铜币。感谢您的仁慈。”我说。

“仁慈！”狱卒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来。他的牙齿磨得很平整，这辈子一定从牙缝里挤出了不少词。“我才不会出于仁慈去冒杀头的危险，只有那些有钱人才会拿仁慈当奢侈的装饰品。当然，我也绝不是仅仅为了这几个小钱。这一点咱们可要先说清楚。”

他打开铁门，朝我迈了一大步。

“我看了皇家法院对你的指控，”他说，“你肯定有罪。不过不管你有没有罪，都得把藏在锡博拉城的金子分我一份。国王要拿五分之一，我也要拿五分之一，我做的可比他多，何况我还冒着生命危险。”

他的话令我大吃一惊，我只好含糊地回答：“我要是真的有罪，就不可能回到锡博拉了。”

“你没必要非得回去不可，你可以画地图啊。听说你还是绘图好手，那就给我画一张地图，要准确详细，有了它，我就可以找到神秘的藏金之地了。”他压低声音问，“那里到底藏了多少金子？能不能装满一艘大帆船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应道。这话亦真亦假。

“那，能装满一艘小船吗？”

我一言不发。忽然，他的两根手指像蛇一样朝我戳过来，一下子掐住了我的胳膊。

“你也许听说过肯廷·德·卡多萨这个名字，”狱卒说，“他是位名副其实的绅士，单纯得像刚出生的婴儿。可是他却在圣胡安·德乌卢阿城堡被关了四年，就在这间牢房里。审判还没有结束他就死在了这里。说不定你也要在这儿熬上四五年，或者更长的时间。皇家法院的审判最拖沓了，简直就是滴水来穿石啊。而且，审判可不只是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判决，还要在这里，在这个牢房接受我火眼金睛的考验。”

他把我的胳膊抓得更紧了，还把脸贴向我，我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下巴上的胡楂。

“先生，你可要记住了，我所做的一切可不是为了这几个铜板。我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出于仁慈。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一张地图。所以，你要用点心思，给我绘制出来。”

“没有皇家最高理事会的准许就绘制地图，这是犯罪。”我依然想推托。

他松开了我的胳膊，说：“理事会，那可是在西班牙，离这儿有十万八千里。”

“指控我犯有盗窃罪的国王也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西班牙！”我大胆地说。

“没错。但是你别忘了！国王忠实的仆人——索托河

的丹·菲利普可不在西班牙，他就站在你眼前，时时刻刻监视着你呢！”

丹·菲利普退后几步，耸了耸肩膀。他高高的个子，额头又尖又窄，下巴短短的。接下来他没再说话，轻轻地关上门，插上了门闩，脚步声渐渐消失在深邃的城堡中。

索托河的丹·菲利普！这个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。他是不是几年前与残忍的古兹曼一起行军的那个人？古兹曼屠杀了塔拉斯卡部落成百上千的人，还把部落首领拖在马尾上游街示众。

我不能肯定，但这并不重要。不管他是谁，过去的六天里他确实在圣胡安·德乌卢阿城堡为我做了很多事。我的牢房是这座监狱中最大的，有三步宽、四步长。他还给了我写字用的长凳、蜡烛、纸张、墨盒和两支尖尖的羽毛笔。

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会给我这些东西。然而，我已经收下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必须报答他，给他绘制一幅比例恰当的锡博拉地图，上面标明沙漠、山脉、河流、风向和星盘。至于他觊觎的宝藏，谁知道在哪儿呢？秘密藏起宝藏的我，难道就知道它的位置吗？我还能找到它吗？

天亮之前是见不到丹·菲利普了，我可以想一想两天之后的审判。说来奇怪，那天正巧是我十七岁的生日。我会把想到的事情如实写下来。在审判期间的每个晚上，我要把事情的原委认真做个记录。

没错，我记得的事情都要如实写下来。

我是绘图员不是记录员，但是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记录下所有的事。或许这样我就可以找到困扰我的所有问题的答案。

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就能找到道路，通向牛头人身的怪物藏身的迷宫^①。这样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，就可以助我一把。如果我都不能弄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这样做的缘由，又怎能让他人了解事情真相呢？

我现在要动笔了。夜色朦胧，牢房里一片静寂，只能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和海浪拍打城墙的声音。烛光明亮，闪闪烁烁。据说，在黑暗中，一根蜡烛会像太阳一样光辉四射。

然而，从哪一天开始呢？我该怎么迈开朝向迷宫的第一步呢？

我应该从那个微风轻拂的四月开始吗？那天清晨，苍鹰从隆达古城陡峭而幽暗的悬崖下掠向天空。或者，从我夹着衣物，辞别父亲，登上驶向塞维尔的驿站马车开始？但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，脑海中的孩童形象已模糊不清，我甚至忘记了马车驶离卵石铺就的广场时父亲大声的

^①在希腊神话中，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之妻爱上了一头美丽的公牛，并与其生下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，于是米诺斯请来戴达鲁斯设计并建造了迷宫以关住这个怪物。在此引用这个神话故事，意喻找到问题的答案。

叮嘱。我确信，那些叮嘱都是金玉良言，然而我却没有用心记住。或许，我应该从领到贸易署^①绘图学学位的那天开始？领到学位后不到一个小时，我便由塞维尔乘船去往新大陆。但是，经历了后来宿命般的事情之后，这些记忆也都渐渐模糊。我记不清驶向新西班牙维拉克鲁斯的航行，也不记得通往蒙特祖玛国王墓地的漫漫旅途。

我是否应该从见到海军将军雅拉肯的那天开始？我宣誓要效忠于他，当晚我们的舰队就离开了阿卡普尔科，一路向北行驶。

而季雅呢？难道这些文字不该从那个有着银铃般笑声的纳亚里特女孩开始吗？她带领着海军上校门多萨踏上锡博拉的土地。不对！现在我明白了，故事是从雅拉肯将军驱舰驶入科尔特斯海开始的。那天早晨，门多萨萌生了控制圣佩德罗号帆船的念头。哦！是的，这天正是故事的开始。

透过狭小的铁窗，我看见一颗星星。牢房内烛光闪烁，现在，我要开始写门多萨上校叛变的计划，写叛变后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是如何将我带入齐齐尔特卡尔的。愿上帝启迪我的灵魂，指引我的写作。

^①贸易署，16至18世纪西班牙对新大陆的中心贸易机构，于1503年由伊莎贝拉女王设立。该机构附设航海和绘图学校。

1

六月初的一天早晨，时钟当当敲了八下，我们的战舰驶入了科尔特斯海。战舰左侧是加利福尼亚岛，东方不远处便是新西班牙海岸。

我坐在自己的隔间里，蘸墨标出黎明时分见到的一座大岛。舰队带的航海地图上并没有标记它。此时，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我的房门半开着。忽然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我抬头看见了门多萨上校。

他匆匆瞥了一眼铺在桌子上的航海地图，问道：“这是乌略阿将军的吗？”

“是复制本，战舰一路北上的时候我绘制的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完全真实吗？”

“绝对真实，长官。”

他朝我侧过身来。“绘图员先生，此刻咱们在哪个位置呢？”

“这是昨天日落的时候咱们的位置。”我手指着地图说，

“从那时算起，舰队大约行驶了十二里格^①。”

门多萨上校低头注视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，它位于我的指尖所指处的东北方向。这是一大片空白区域，三两笔便草草带过，上面除了标着“未知区域”几个孤零零的字外，再没有其他符号，河流、山脉、村庄、城市……都没有。

他转身向门口走去。我以为了解到他想知道的之后，门多萨上校要离开了，谁知他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凝视着远方平静的海面、白色的浪花以及蜿蜒向东的山脉。然后，他又关上了门，背靠在门上，低头看着我。

“你工作很努力，房间的灯每天都亮到很晚，我很少碰见你。”他说。

“手头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”我答道。

“到甲板上晒晒太阳会好些。每天晒上几个小时。你面色苍白，像你这么大的男孩要多运动，不能整天坐在地图前忙碌到深夜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十七还是十八？”

“我十五岁，长官。”

“你是从萨拉门卡城来的吧？那是学者的故乡，那里的人都脸色苍白，常年苦读致使他们眼圈红肿，手指上沾满墨迹。”

“不，长官，我是隆达人。”

^①里格，旧时长度单位，1里格约等于3英里。

“真的？这真让人难以置信。隆达人喜欢冒险，身体健壮，总是佩戴长剑，他们擅长骑马，生性好动，没有什么不敢去尝试的。”

我低头看着地图，刚才那座岛屿还未绘制出来。

“乌略阿什么都没有标记出来吗？”他用手指着那片空白的区域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他沿着海岸，一路向北行驶，到了善引河。他发现了这条河，但并没有登陆探险。”

“马科斯·德尼亚神父、史蒂芬、摩尔人，还有那些见过藏金之城的人，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？”

“摩尔人在哈维库遭人杀害了，他的尸骨还葬在那里。马科斯神父是位探险家，不是绘图员。没有人留下有关锡博拉的任何记录，也没有人知道通往锡博拉的道路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对于要去那里的人而言，这幅地图没有任何价值了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如果我离开圣佩德罗号，驾船向东行驶，这幅地图也帮不上忙吗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继续忙你的吧。”门多萨说，“地图很重要，没了它，我们这些探险家能做什么呢？但是，绘图员先生，你要告诉我这个标着‘未知区域’的地方的情况。难道它没有引

起你探索的兴趣？那座满是金银财宝、闪闪发光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如果你整天坐在圣佩德罗号的隔间里，就永远不会看到那个比西班牙全部国土面积还要大的国家，也永远不能在地图上将它标记出来。”

“我会画出海岸线和沿途经过的岛屿。”

“乌略阿将军早就把这样的地图绘制出来了。”

“我要修订他的地图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就不是一位绘图员，而是修订地图的人，一个临摹匠而已。”

“咱们向北航行，或许会驶入从未被绘制的海域。”我答道。

“向北航行，最远到达我们与科罗纳多的部队会合的地点。有一点你要清楚，咱们这支舰队的三艘帆船上装载的给养都是给科罗纳多的部队的。他也是沿着这条海岸线向北行驶，与我们的路线一样。大家希望雅拉肯将军能及时赶上他，将这三条船抛锚靠岸，卸下给养，转交给科罗纳多。这个计划你是知道的。但有一点你却未必知道，物资交接完毕之后，我们的船只——包括你在内——将调头南行，返回库里阿坎，而不是继续往北行驶。这样就不会到达你提及的从未被绘制的海域。”

“雅拉肯将军或许有别的打算。”我说，“他可能会探索加利福尼亚岛及其周边的海域。”

“不会的，他会奉命返回库里阿坎。”

对此我无法反驳，所以我选择沉默，但是我开始回想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布拉斯·德·门多萨，科罗纳多部队里的这位上校在航行期间一向很少与我说话，为什么现在却站在我的房间里，似乎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知己呢？

“还有些事情恐怕你不知道，却是该知道的。”他说，“雅拉肯将军和科罗纳多统帅永远不可能合，因为他们会合的计划漏洞百出，事情一开始就是这样。你会目睹这一切的。很多时候，为了避开暗礁和浅滩，我们的船只必须远离海岸线行驶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，长官。”

“由于高山林立、沼泽遍布，科罗纳多统帅被迫转入内陆，那么咱们漂在海面上是看不见他们的，这也是事实吧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科罗纳多的部队进入内陆，咱们的舰队漂泊在茫茫大海上，两队人马有没有可能相互错过而看不见对方呢？”

“有可能，长官。”

“不仅可能，而且这已经是事实了，千真万确。上个星期的某个时间，我们赶上并超过了科罗纳多，他现在在

我们后面，而雅拉肯依然在继续北上。我们哪儿也到不了。”门多萨上校厌恶地嚷嚷着，“如果一开始两人就确定一个会合的地点，如果雅拉肯说‘我会航行五天，然后抛锚停泊’，如果科罗纳多统帅说‘你们的舰队航行一天的路程够我的部队走十二天，所以一定要等等我们’，事情会多么简单。”

门多萨上校比我年长十岁左右，个子高高的，一双黝黑、深邃的眼睛嵌在皮革颜色的脸上，颌骨、颧骨和眉骨突出，显得形销骨立，似乎刚熬过长长的不眠之夜。他穿着考究，俨然一副花花公子的打扮——镶着蕾丝的紧身上衣、奢华的马裤和乌黑发亮的靴子裹着灵敏、壮实如铁的身体。

他细细地打量我一番，问道：“你有没有和雅拉肯将军签过合同，答应他来来往往地航行，只为寻找一支迷失的部队？”

“没有，长官。”

“我也没签。如果咱们不采取点行动的话，结局就注定了。”

门多萨上校转身去门边倾听了一会儿。“明天我就上岸，控制住船只后把雅拉肯铐起来，然后去寻找锡博拉的黄金之城。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一名高素质的绘图员，能看懂星象，能指引我的航行。”

他顿了顿，耳朵又贴在门边倾听着。“你愿意加入吗？”

我缄口不言。

“你还是愿意在这浴缸般大小的水上漂来荡去？”

“我是雅拉肯将军的部下。”我答道。

门多萨装出一副没听见的样子，说：“想不想看看锡博拉的七城，一起分享在那儿发掘的宝藏？金子、宝石、银子……这些令人垂涎的宝藏你一定有所耳闻。还是你愿意把余下的美好青春囚禁在这间小屋中，看着他人坐享万贯财宝？”

“我是舰队大家庭的一员。”我固执地说。

“不久，全体船员将不复存在。”他推开门，目光把船从头到尾扫了个遍，接着转过头来看着我，“我说的话不要声张出去。你考虑考虑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已走上甲板。我的思绪乱作一团，手头的工作再也难以为继。

一顶镀金的绿遮篷挡住了阳光，雅拉肯将军正坐在篷下享用早餐，桌上放着银质餐具和精致的亚麻布。将军兴致很高，抓着酒壶畅饮了一通雪利酒，随后扔了一个鸡腿给卧在身边的那条狗，然后举起望远镜巡视着海岸线。

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知晓叛变计划正在悄然进行。我望着他想，他是不是也在等待时机？

这艘船并不平静，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。这一状态已经持续了七八天。船上有水手猜测说，圣佩德罗号一路北上，即便航行到海边也赶不上科罗纳多；还有人说，雅拉肯将军压根没想过要见科罗纳多，而是要利用原本分给科罗纳多的给养，直奔加利福尼亚岛寻找黑珍珠，那座神秘岛屿的珍珠蕴藏量极为丰富；有些胆大的人则说，将军是个吹牛大王，他对自己迷人的棕色胡子的关注要远远多于对部下的关注。

雅拉肯将军坐在遮篷下津津有味地享用早餐的时候，一群水手围着门多萨上校聚集在了护栏旁。他们似乎正在寻找海岸线，但我看见他们时不时地会扫一眼将军。想必雅拉肯将军察觉到了这些，但他无动于衷。他继续大口大口地嚼着饭菜，偶尔喝上几口美酒。后来，他把吃剩的鸡肋扔给狗，便起身离开了。

我回过神来接着忙手上的工作。但是，我时不时会停下来望着慢慢逝去的海岸线。透过门楣，我看见灰褐色的山脉向东延伸，地平线的尽头朦胧一片。这一带就是标有“未知区域”的国度，越过它，向东有一片名为锡博拉的土地，那片土地上有门多萨上校曾经谈起的七城。

锡博拉的名字我从前听说过许多遍。船员很少谈别的事情，在墨西哥城、塞维尔城，甚至在隆达，大家都在谈论着锡博拉，说那里的房子是用黄金装扮的，每一条大街